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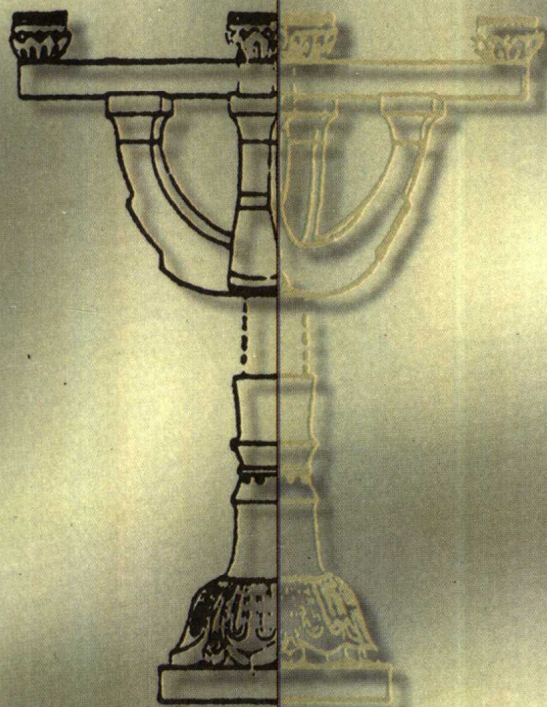
旧邦新命

两位读书人漫谈中国与世界

天下论丛

Old Country, New Mission

宇燕 盛洪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

天下论丛

旧邦新

Old Cour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323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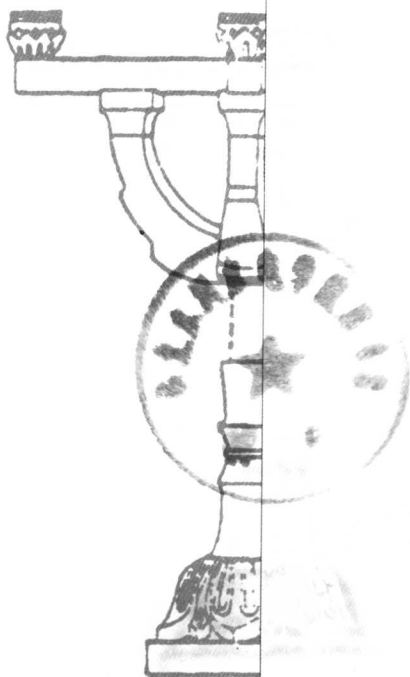
中国与世界

n

D6

Y828

著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

73·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邦新命:两位读书人漫谈中国与世界/盛洪,张宇燕 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4

(天下论丛)

ISBN 7-5426-1879-2

I. Ⅲ… II. ①盛… ②张… III. ①中国—问题—研究 ②世界—问题—研究

IV. ①D6②D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18396号

旧邦新命 两位读书人漫谈中国与世界

著 者/ 盛 洪 宇 燕

责任编辑/ 王笑红

封面设计/ 陈威威

装帧设计/ 范岍青

监 制/ 沈 鹰

责任校对/ 张大伟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

<http://www.sanlianc.com>

E — mail:sanlianc@online.sh.cn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

版 次/ 2004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12.25

印 数/ 1—5000

ISBN7-5426-1879-2

G·645 定价:20.00元

《天下论丛》总序

盛 洪

中国文人有谈论“天下”的传统。但是近一百年来，他们谈论得少了。他们关注的，不是“天下”，而是“国家”。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过去关心的“天下”，是以天下形式存在的国家（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而近代以来其他文明的挑战者使他们发现了“天外有天”，或许是因为，他们过去悠哉悠哉谈论天下的前提，是有一个国家作为屏障。近代以来，这个屏障被打破了，他们都忙着“救亡”，哪有工夫谈论天下。

然而今天，我们似乎有理由恢复这个古老的传统。这首先是因为，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中国的救亡任务基本完成。尽管中国还没有成为第一

等强国，但她至少没有灭亡之忧。这使中国的文人，有一些工夫看一看天下了。并且随着经济上的崛起，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从“小国”变成“大国”的过程。这不仅指实力上的，而且指心理上的。由于中国人的庞大规模，人均收入的增加必将使中国聚合成一个经济巨人。无论中国人自己是否意识到、是否愿意，中国的巨大的经济力量必将改变世界的政治、军事格局，也必将转换为广泛的文化影响。中国的事情注定要有天下意义。

第二个原因，是全球化。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再也不可能回到那种孤立于世界的状态中。今天在中国之外发生的事情，都有可能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影响中国的命运。中国人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关注，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中国的经济与世界其它部分一体化到了何等程度。即使那些看来与中国毫不相干的事情，只要涉及对国际规则的影响，中国就不得不发表自己的看法，因为中国迟早要面对经由这些事件形成的规则。最后，信息技术的革命，互联网络的开通，使世界又一次走到了战略性转折的关头。尽管我们还不能预测将会发生何种事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新的信息技术只能使中国更深地卷入世界事务之中。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之大。因为大，就更接近于天下。正如奥尔森所说，一个局部的群体所覆盖的范围越大，它的利益就越接近整体的利益。由于中国人口占有世界人口的最大比例，即使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中国人也应该比其它民族更关心天下的事情。

而这个天下并不太平，也不完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竞赛说明，那种通行于殖民主义时代的规则，还在隐蔽地支配着当今世界；一些国家货币体系的相继崩溃暗示，产生于市场的新的金融技术，又有可能成为摧毁市场制度乃至全球经济的垄断力量；民族、国家、宗教间的对立，恐怖主义的猖獗则告诉我们，信息沟通速度的加快，并不能消除文化间的隔阂，坐在全球网络终端后面的，是互不理解的心。

很自然，我们希望天下朝着我们喜欢的方向发展，我们愿意作出努力，使这个天下更符合我们的愿望。但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只有我们的愿望符合所有其他人的愿望，我们的愿望才是“天下的”。因此，我们对天下的关注，不是一种以邻为壑的谋略，也不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心态，而应是一种博大的、宽容的爱。与此相应，如果中国能对这个世界有所影响的话，最有可能是通过文化的影响。与经济影响、政治影响，以至军事影响不同的地方在于，文化如果能有影响的话，对于接受文化影响的人来说，一定是一种福利的增进。所以诚如李慎之先生所言，中国的天下主义就是文化主义。

应当承认，谈论这样的话题其实才刚刚开始。甚至在五年前，我们做梦也想不到要谈论“天下”。这种变化和中国的经济崛起，以及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变化有关。但是与我们的心理准备相比，这一变化来得相当突然，以致我们还没有资格进入主题，就像一个在物质上突然变富的人，心灵还没有丰富起来一样。我们不得不在讨论天下问题之前做一些准备工

作。这些工作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认识别人，一是认识自己。

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眼睛向外，但也许是民族救亡和社会革命的任务过于急切，他们对外国的了解过于功利主义，以至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这个世界的其它部分。即使他们注视的西方，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也只是被看作希腊传统的现代变型而忽略了，甚至拒绝理解另一个对西方至关重要的文化源泉——希伯来传统。由于总是与西方较劲，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同样忽视了对其它非西方文明的了解。他们一般来说不懂伊斯兰文明，不懂印度文明，更不懂那些较小的文明。他们也不屑于了解这些文明。他们对这些文明的傲慢甚至不亚于某些西方人。

在另一方面，向外关怀必须要有自己的根基：一个经济上崛起的民族要有自己的道德基础。否则的话，一个民族所掌握的物质力量越大，它的破坏性也就越大。尽管在传统上，中国有“慎大”之说，但在今天，这种传统似乎已经失落了。很少有人去检讨，中国的道德的增长是否与经济增长同步。而实际上，中国在道德上的灾难，决不亚于那些有形的、如长江洪水带来的灾难。中国既没有从她的传统中发展出新的道德规范，也没有成功地移植外国的文明，因此人们会担心，中国人是否能驾驭那突然涌流的巨大财富。而这恰恰是意识到中国的天下责任的分子所要努力改变的，即在充分吸纳外来文明优秀成分的前提下，重新认识中国悠久丰富的文化传统，尽自己的努力，催发和培育中国新的文明。

为了上面讲的种种目的，我们决定编辑出版《天下论丛》*。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纵论天下的地方。天下之大，海阔天空。我们可以有非常广阔的空间，从经济、政治、军事，到民族、国家、宗教。我们同时也希望，就天下问题的“准备工作”进行讨论，即讨论其它文明究竟如何，以及中国的文化资源究竟如何。既然讨论天下，就要有胸怀。本论丛唯一的规则就是宽容；唯一不能宽容的就是破坏规则。我们期盼着不同学术领域的人进行对话，我们鼓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互相沟通，我们尊重所有不同的见解和主张。

由于天下的问题过于复杂，本论丛也许给不出什么明确的结论。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开辟了一个学术论争的场所，我们开始了一个文化互动的过程。如果文明间的融合与整合不可避免，就必须借助于文化间的互动；如果一个全球文明的形成是解决天下问题的唯一方案，它也只能是文化互动的结果。虽然我们决不低估理性的力量，但只有把它置于更为强大的自然秩序之中，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任何一个学者对自己理论的自信，都应转化为对文化互动秩序的尊重。只要我们遵循这样的规则，只要我们认真地推进《天下论丛》的编辑和出版，它就会给我们带来超越个人想象的、积极的文化结果。

1998年8月30日

* 感谢王焱先生，是他提出了“天下论丛”的名字。

宇燕序

宇 燕

读者手中的这本书，是我和盛洪先生的一次对话。不过那已经是六年以前的事情了。记得当时我们在北京郊区昌平县城附近，找了一家规模不大的度假村，除了吃饭、睡觉和散步，上午、下午和晚上都用来交谈了。记忆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它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瞬间就能够把你带到某种情境之中。当年我们一起“聊大天”的情景，忽然间竟变得如此之真切，历历在目，真有恍如隔日之感。

整整陪了我们三天的，是《光明日报》理论部的青年编辑陈蓬先生。说起来他比我们两人都要忙，既要摆弄录音机，又要不停地在本

子上记下一一些谈话要点，遇到一些生僻概念和交代不清的背景时还要追问两句。然而，更繁重和枯燥的工作还在后面。每当想起陈蓬躲在他那间不大的宿舍内整理那十七八盘录音带，我便油然升起一种感激之情。对话的三四个月之后，他便把文字稿交到了我们手里。考虑到报社还有正式工作要做，陈蓬的效率算是很高的了。三年前我在外地出差时还偶然和他见过一面。再后来就听说他出国了。如果问我打算把此书第一个送与谁，我的回答是送给陈蓬。

文字稿出来以后，盛洪就催我对文字进行修改。当时由于头绪过多，实在忙不开，故一拖就拖到了一九九七年的十月。原本以为我到美国后会有时间静下心来修改充实它，可实际上这个计划又没能实现。人生往往就是这样，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事情需要你兢兢业业地去做。一九九九年秋我回国后，马上又有了新的、也颇具挑战性的工作，而且一干又是三年多。由于许多东西时过境迁面目改观，我曾经犹豫过是否还有必要发表它。今年春节前后，我终于下定决心，去完成这件早就该做的事。这里我也想特别向盛洪表示我深深的歉意。时隔六年终于改定，这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了。

我原以为，只要有整块的时间，改稿还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但后来发现这项工作的难度不小。说它难，首先在于口语表达和书面表达方式的融合与转换问题。许多会话一旦变成书面文字，就必须改动。其次，由于采用的是谈话形式，所以逻辑上就难免有些不连贯，重复之处屡见，遣词造句自然也不那么讲究。这就意味着在结构梳理

和文字润色上要下一番功夫。再有，对话时我曾引用了不少文献，说的时候全凭的是记忆，讲出大概意思也就行了，但落到文字上就必须准确无误。为此我花了不少的精力去查对订正。个别文献实在记不清或找不到，最后也只好忍痛删除了。

最难的其实还不是上面说到的那些，而是如何处理其中的一些观点和表述。在过去的六年之中，周围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我又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论文、评论、报道；更重要的是，我的阅历、视野和理解力也同时有了新的积累、拓展和磨练。结果，在重温六年前的文字时，我常常问自己：这话出自我的口？以今天的眼光看，那时的某些观点在推理上有些简单化，个别见解在倾向上显得不够成熟，在文献的把握上也不够全面，思路表述上亦存在改进余地。老实讲，我曾经想过对它们动大手术。我之所以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一来是为了做到实事求是，二来是想对自己六年前的认识状况和水平有个总结和交代，三来是希望能够借助读者的批评而得到认识上的提高。

知道了自己在哪些方面欠了些火候，其实也不全是坏事。至少，今后的思考就有了努力的方向。假如将来再有机会谈这么大的题目，这次的经验和教训都是一笔财富。

2003年6月17日于北京

盛洪序： 在文字间竞争中发问

盛 洪

宇燕和我都同意将五年前的对话正式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也很积极，除了别的含义外，至少说明了一点，即那个七、八年前就困扰着我们的问题，至今还是问题，而且越来越成问题了。一九九六年我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什么是文明”时，曾要求编辑“一字不差”地刊出，但出了一点小疏漏，即出版时将文章题目后的问号去掉了。其实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提出问题。在此之后，一些报刊进行了讨论，有不少批评文章，但我一篇也没有回应。我应

当向那些批评者道歉，因为他们至少在关注我的研究。然而我这样做也有一个小小的理由，即批评者主要的论点是，这不是问题。

我的目的是想讨论这个问题。它就是：按照现在的国际规则，人类能否免于覆灭？感谢宇燕。因为他是把这个问题当问题的人。我们之间的对话便是明证。在今天，也许把问题当问题的人多了起来。这是因为问题越来越明朗了。自一九九六年以来，世界经历了科索沃战争，9 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第二次海湾战争。美国甩开联合国在伊拉克单干，说明了当今世界的真正规则仍是社会达尔文规则。联合国可以制裁伊拉克，但不能制裁美国。因为存在着美国与其它国家相比在军事、经济、政治上的绝对优势，美国不可避免地幻想在这一规则下实现美国军事威慑下的世界和平，同时在这种“和平”下占尽好处。然而比人们预想得还要早，这种规则最坏的结果被展现了出来。这就是9 11。这个恐怖事件告诉我们，暴力的竞争已经不仅是科技和组织的竞争，而且可以是非科技的和非组织的。在杀死“敌人”方面，人类“智慧”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战略恐怖主义的出现不仅局部地削弱了西方世界的武器优势，而且修改了“武器先进者胜”的规则，使之变为“不择手段者胜”。只是更糟了。

美国可以迅速占领伊拉克，但不能统治它。

因为一个社会不仅是由暴力统治的，无法灭绝也无法防备的伊拉克游击袭击说明，统治的更重要的基础是文化和道德的认同。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赢得这些认同，更会引起文明间的仇恨。几百年的殖民史和后殖民时代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在如今的美国单边主义行为之后，是更为紧张的文明间，尤其是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关系。美国的精确制导的炸弹，只会制造出源源不断的阿拉伯人体炸弹。我们看不到两个文明间和解的前景，也看不到其中一个文明（如伊斯兰文明）向另一个文明（如基督教文明）屈服的迹象。它们似乎只有一条路，即用对方更为想象不到的暴力手段消灭对方。因此，现有的真正的国际规则不仅是问题，而且是事关人类命运的大问题。

提问就要回答，我在和宇燕在对话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现在回头来看，当时的回答还很初步，严格来说，这不是我们两个人所能回答得了的，然而当时的思路还是值得肯定的。即：既然在当今西方的思想资源中很难找到改变当今国际规则的思想资源，我们就应在非西方的资源中去寻找，作为中国人，就更应该在中国的文化资源中去寻找。既然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巨大的创新，这不是一时一事所能做到的，我们难道不可以从历史中发现解决之道？

《诗经》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周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源，中国又有着漫长的天下主义的历史，她得之于历史的文化资源恰恰可能解决当今世界的规则问题，而她本身，即中华文化的传人又可能成为解决这一下问题的主体之一。于是，这本书的名字就叫《旧邦新命》。

我同宇燕一样，感谢为这个对话作出贡献的人。一个是陈蓬，还有一个是龙希成。关于陈蓬，宇燕在序中已经做了介绍。龙希成则是为这次对话做具体安排的人。我至今仍然怀念那个在北京郊外的周末。

2003年11月14日于北京郎家园

* 大家公认，“旧邦新命”这四个字是与冯友兰先生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这可以概括“现代中国的特点”。本书以这四个字为名，说明其主旨与冯友兰先生是完全一致的。

目 录

《天下论丛》总序	1
宇燕序	1
盛洪序：在文字间竞争中发问	1
引子：澹台灭明是几个人？	1
一、温情与敬意	4
二、文明之间可比较吗？	10
三、产权：决定文明特质的基本制度	19
四、越不合作的规则越有优势	26
五、文明的囚徒困境	32
六、为什么崇尚合作的文明反而效率低？	36
七、战争与和平	44
八、英国崛起的质疑	50
九、美元与霸主收益	54
十、世界霸权的两个支点	59
十一、技术进步的军事含义	64
十二、“海瑞定理”	71
十三、弱兵的国家	77
十四、中国人为什么能改乒乓球规则？	82

十五、 自由贸易与自由迁徙	87
十六、 武器制造与享受闲暇	93
十七、 中国近代以来变迁的一种解释	98
十八、 现在需要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	106
十九、 核恐怖主义以及比原子弹更厉害的武器	112
二十、 为什么会有国家?	118
二十一、治理大国的办法	125
二十二、为什么林肯要发动美国的内战?	129
二十三、民族主义的五个层次	136
二十四、徐滇庆教授的家庭会议	140
二十五、国家利益: 抵御外部入侵与威胁	146
二十六、中国人为什么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	151
二十七、补一补历史课	158
二十八、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	165
二十九、为什么搞计划经济, 又为什么搞市场化 的改革?	169
三十、 产权保护、政治意识和利益集团	180
三十一、国际规则的基础: 利益还是道德?	188
三十三、目标的合理性不等于手段的合理性	194
三十三、现代化所循之规则是否有问题?	199
三十四、国际分工“怪圈”	208
三十五、西方国家是恪守自由贸易原则的模范吗?	214
三十六、中国人还要继续玩霸权更替的游戏吗?	221
三十七、西方主流文化文过饰非但个别知识分子 有说真话的勇气	230